

# 无穷的远方： 听万宁讲小说

李巧文

5月18日下午，湖南省作协副主席、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国家一级作家万宁应邀来到荷塘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，以《无穷的远方——生活、阅读以及写作》为题，分享了她的写作体验。灵感来自于鲁迅的一句话：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。”万宁从生活的馈赠、阅读的意义和我们的写作三个方面娓娓道来。万宁从自身经历说起，人并非从一生下来就爱好写作，有的成为作家之前也没有着意培养，很多时候取决于自己的无意识听取与阅读。

走上三楼分享厅，万宁已经就座，正在为自己的长篇小说《城堡之外》签名。我走过去，跟她打招呼，她抬起头，露出一脸灿烂的笑，她一向对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。我跟她见过很多次，看过她的很多小说和散文，她不玩文字的华丽游戏，却颇见匠心，朴实中见新奇，小说注重情节的开合、矛盾的发展。我在网上淘了她的《城堡之外》，笔法比以前更加细腻，尤其注重心理描写。她的为人和写作，都很接地气，都是我喜欢的。见字如面，外表的温和文弱掩饰不住内心的狂野和浪漫，这大概也是许多文人的特质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万宁在其妈妈的办公室，听到别人的告状，又从二姐搬来的杂志中感受到写作的力量。《金光大道》的作者浩然的到来，让她看到了写作的光，那时万宁还小，只是远远地看到了他的背影。回家后，万宁第一次自觉拿起了书本，沉浸在叶文玲的小说当中，第一次忘记了玩耍。1991年万宁开始在《湖南文学》发表小说，从此走上了写作这条路。万宁认为，写作就是写记忆，写生活。那些旧时光里的花草树木，摇曳成不吐不快的文字，如她的《讲述》。我很认同，作家的所见是有地域性的，出生在村庄的人就喜欢写村庄，出生在城市的人就喜欢写城市，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就会烙上家庭的烙印。

生活不可复制，但小说一定有生活的影子。张爱玲小说里的女人，就脱不了上海腔，穿着也有张爱玲时代的影子。巴金的《家》，写的就像他的家，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那个叫“太平渠”的村庄就是他生活过的村庄，那里的每一块土每一根草都可能认识他。他在这本文集的后记中感谢他的父亲母亲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，他说：“我汲取了他们的智慧和聪明，书中一些有意思的语言就出自他们之口。和他们在一起的全部生活，是这些文字的可靠根基。”刘亮程写的是散文，但文学是有相通性的，散文的地域性明显，小说也同样具有地域性。好的小说中用到的方言，就紧贴地域，抓住生活的瞬间，将日常生活写得细腻而抓人，这些方言无论走到哪里，最终都会回到故乡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有独特的人生感受。“我听到，我看见，我感受到了，我的小说就来了。”万宁这么说。这是针对能写小说的人而言，他们有天生或后天培养的敏感和自觉，能将自己的所见所感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，形成一篇篇让人眼睛一亮的小小说。

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写小说尤其需要走心。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，写作就像登山，要么望而却步，要么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有的人写作多年，积累了无数经验，可是动笔却



万宁活动现场照片。倪锐 摄

又常常觉得江郎才尽。这时候，阅读、倾听，借鉴，或许能给写作之门开一道缝，这缝隙能漏出多少光来，还是作者自己的事。马尔克斯阅读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作品，说：“对比之下，海明威虽然比不上福克纳的入骨深省，热情和疯狂，却严谨过人，零件就像货车的螺丝一样看得清清楚楚。也许就因为这样，福克纳启发了我的灵感，海明威却是对我的写作技巧影响最大的人。”万宁说，作家的写作有两个来源，一是生活，一是阅读。生活是有源之水，但这还不够，创作得靠想象，想象是种才华。小说不是平铺直叙简单记录，需要展示故事，得写人、写场景、写家族，还得写地域和风俗；小说得学会关联，学会处理细节，学会制造冲突，还得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好的小说家都有自己的风格。形成个人风格前必须阅读，在阅读中去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独特。只有阅读，才能让写作变得更容易上手。作家之所以能成为作家，他们对生活有着高度关注，尤其是细节，绝不放过。写你熟悉的生活其实也是写你能想象的生活。记不住是正常的，作家的优点是随时随地记录。一篇小说完成了，下一篇写什么，有时心里也没有答案，小说的出炉需要灵感的触碰。万宁说，她的《乡村书屋》出炉就是如此，一开始，她根本没有想到要写一篇这样的文章，但后来接触多了，想法就出来了。

写小说涉及到如何写的问题，这也是很多初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。万宁说，写作不能太老实了，精彩故事一般都有两股势力，势均力敌，或风生水起，或你死我活，但故事只是肉身，真正的精彩是文中带给人物的不着边际的疼。她开玩笑说，如果给小说下个定义，用她母亲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扯白”，就是无中生有，明明没有的事却写得像真有其事，这是一种能力。至于什么人可以成为作家，万宁总结了五点，一是小时受过磨难的人，二是不能彻底长大、喜欢刨根问底的人，三是感官敏锐的人，四是有天赋的、努力的人，五是在乎他人的人。我对照了一下自己，小时候虽然受过苦，但农村的孩子谁不是如此呢？这不算磨难。二三五还算凑合，但第四点我却对自己表示怀疑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
两个小时的分享很快就过去了，万宁讲了很多，我只是就其中的几点做了阐述。总体来说，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学会了技巧也并不一定能写好。写作永远在路上，如果想继续在小说这条路上走下去，任重道远。

## 泗水亭长的成功逆袭

——读陈立勇《刘邦传》有感

马晓峰

我和陈立勇素未谋面，但“神交”已久。前不久，参加株洲市作协与评协举办“一对一”见面会，有幸结识了这位本土作家，可谓一见如故，他看上去云淡风轻十分洒脱。拜读完《刘邦传》后，佩服他讲故事飞扬的想象力，也难怪他的作品会受到大家的喜爱与追捧。

《刘邦传：鸿门宴上的天选之人》作者陈立勇，历史学硕士，自媒体账号“飘雪楼主”的运营人，各网络平台签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入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。他从小喜欢历史，对浩瀚如烟的历史到了痴迷的程度，创作了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《双面帝王：朱元璋》等大量与历史相关题材的作品。而这本《刘邦传：鸿门宴上的天选之人》，以清新的风格和独特视角，深度解读刘邦这位杰出历史人物，蕴含了对人性和历史的思考。历史上关于刘邦的故事是极为丰富的，但我们缺少的是对他人生的细致梳理，是对他人生四十岁起步，中年成功逆袭的深入分析。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卷，共计十八章、四十余万字，虽说是刘邦的人物传记，但读起来就像小说一样，生动有趣。

刘邦建立西汉，距今两千余年，走进两千余年前的历史长河，作者穿越时空，毫无“隔代”之感，历史与现实无缝对接，仿佛身临其境，欲罢不能。开篇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地抛出观点：“出生三怪事；求学三重门；仪仗四方友；怀揣一梦想；迎娶一富婆。”迅速揭开了这个布衣天子的家底。书中故事情节环环相扣，既有

历史的真实，又有生动曲折的细节，将主角刘邦及刘邦时代的张良、韩信、范增、萧何、项梁等各类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。“鸿门宴”上刘邦惊险逃脱，历来有许多神话般的传说，对这个极富戏剧性的“鸿门宴”，作者细细诉说了项羽为何没有除掉“瓮中之鳖”刘邦的原因，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，也将这段故事写得娓娓动听、精彩绝伦。

当然，刘邦既然能在乱世中夺得江山，肯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。他从小就习惯于被人议论，这锻炼了他坚韧的心理素质和能屈能伸的品性，他甘愿在咸阳让位于项羽，展现了他非凡的胸怀和政治智慧。他善于识人、用人更是使他能够成功地凝聚了一股强大的势力，这些品质不仅帮助他跨越了阶级差距，还使他在战乱中取得了崇高的地位，最终夺取了天下。

历史上的成功人士往往都有突出的特点，因此，作者在评价刘邦这个历史人物时，采取全面的视角，颠覆传统历史认知的观点，通过重新审视过去来获取新的见解，并从历史之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，为我们带来快乐与启发。

关于刘邦的晚年的境况，作者并没有进行浓墨重彩的描绘，而是在最后一章直接点题，用短短一句：此时，天降突然坠落一颗耀眼的流星。一气呵成地收笔，结束了一个平凡亭长逆袭成王的传奇人生，是非功过，任由世人评说罢了。

## 著名诗人李少君做客株洲 谈“人诗互证与诗歌境界”

郭亮

5月31日下午，荷塘区图书馆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盛宴。著名诗人、国家一级作家《诗刊》主编李少君应邀做客株洲，为读者带来《人诗互证与诗歌境界》的专题讲座。

本次活动由株洲市文联、中共株洲市荷塘区委主办，中共株洲市荷塘区区委宣传部、株洲市作协协办，旨在让参与者提高诗歌赏析水平的同时，进一步培养诗歌创作的热情、能力与方法。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万宁，株洲市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马学华，株洲市作协主席张雄文，以及来自株洲和长沙、湘潭的百余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活动。

李少君从“人诗互证”的概念入手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诗歌创作核心理念。他指出，“人诗互证”不仅是诗歌的源头，也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。通过“我手写我心”和“触

景生情，有感而发”的方式，诗人能够真实地展现自己的情感和灵魂。李少君强调，真正的诗歌必须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，只有这样才能触动读者的心灵。

在探讨诗歌境界时，李少君引用了王国维的名言“有境界则自高格”，提出了诗人应追求更高的认识水平、心灵品位和精神层次。他通过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维和苏东坡等古代大诗人的例子，阐述了诗成肉身的境界，指出这些诗人不仅在作品中展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，更在人格和精神层面上达到了诗歌的极致。

讲座结束后，李少君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互动。大家就诗歌创作、欣赏等方面的问题，与李少君展开了广泛讨论。许多观众表示，这次讲座不仅拓宽了他们对诗歌的认知，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。

## 在个体故事中触摸时代脉搏

——《家山》读后感

阳敏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能够静下心来阅读一本好书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王跃文老师的《家山》就是这样一本能让人沉浸其中，久久回味的作品。这是一部深刻描绘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作品。通过对个人和家族故事的叙述，作者不仅展现了鲜活的生命历程，更是将个体经历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，使读者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和时代的巨大变迁。

岁月如河，静静流淌，带走了过往的尘埃，却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读完《家山》，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穿越时光的旅行，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，也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大变迁。

书中的家族，从祖辈开始，就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们的根深植于这片肥沃的土壤，随着岁月的流转，家族的枝叶也越发繁茂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家族的命运也随之起伏。从封建社会的束缚到现代社会的冲击，家族成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选择。

在封建时代，家族的长辈们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。他们崇尚勤劳朴实，注重家族荣誉，尊重长辈，维护着家族的和谐与秩序。然而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，这些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。年轻一代的家族成员开始渴望外面的世界，追求个人的发展和自由。

书中通过代际冲突的描写，展示了传统与现代、乡村与城市、守旧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和碰撞。老一辈的坚守代表了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尊重，他们对家族的根和魂有着深厚的情感，这种情感是他们生活的根基和精神的寄托。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简单，却充满了对土地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，这种生活态度在现代社会中尤为珍贵。

新一代的追求代表了对现代化、城市化和个人发展的渴望。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实现个人价值，追求更广阔的天地。这种追求并不是对传统的否定，他们离开家乡，投身于城市的建设中，是时

代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也是个人选择的自由。

这种代际冲突不仅仅是观念上的，更是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。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，也揭示了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和矛盾。然而，这种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，它需要理解和沟通，需要尊重和包容。只有通过对话和交流，才能找到传统与现代、乡村与城市、守旧与创新之间的平衡点，实现和谐共生。

《家山》通过细腻的描写，展现了这种冲突的真实面貌，也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可能路径。它让我们看到了代际之间的差异，也看到了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。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一部社会观察和思考的窗口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传统的农耕逐渐被现代化的农业所取代，家族中的一些成员也开始尝试新的生产方式。他们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技术，提高了生产效率，改善了生活条件。这些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，更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。家族成员们开始意识到，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可以相互融合和促进的。

书中的家族故事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了整个社会的脉动。从封建社会的束缚到现代社会的自由，从传统农耕到现代农业，从家族荣誉到个人追求，每一个变化都深刻地影响着家族成员的生活。而这些变化，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。

读完《家山》，我不禁思考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，我们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。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时代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时代的变迁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，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和社会脉动。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，更是对未来的思考。《家山》是一部值得我们深思和品味的作品，它让我们在感受时代变迁的同时，也思考如何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06  
株洲日报

# 文艺

2024年6月4日

星期二

责任编辑：罗玉珍

美术编辑：左骏

校对：贺天鸿

## 诗颂工业 光耀株洲

——首届株洲全国工业诗歌征集活动采风作品读后

陈文潭

今年五月，由中南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株洲市文联、市文旅局合力打造的“诗颂工业，光耀株洲”全国工业诗歌征集活动拉开帷幕，一批著名诗人空降株洲，创作了一批佳作。可以说，这是株洲历史上范围最广、力度最大、成果最多的一次工业诗歌创作检阅与巡礼。

说起株洲与诗的缘分，那可是由来已久。据资料介绍，历史上曾有三个皇帝为株洲写诗，分别是唐太宗李世民、宋孝宗赵昚、明太祖朱元璋。从屈原到曹植，很多人诗颂炎帝。房玄龄、杜甫、骆宾王、孟浩然、黄庭坚、范成大、杨万里等，均为株洲写下诗篇。明朝李东阳及其弟子们，形成茶陵诗派，更是名留青史。进入新时期，诗刊社两次在株洲举办采风会，一次是“青春回眸”诗会，一批曾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多年后再次重逢的诗会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株洲涌现出弘征、郑玲、聂鑫森、田章夫、罗子英等一批诗人。此次的采风和征稿，也会为株洲工业新城增添光彩。

说到工业诗，中国古代比较少见。公元720年，孟浩然在《夜泊宣城界》里留下“火灼梅根冶，烟迷杨柳洲”的诗句。公元755年，李白写下《秋浦歌·十四》：“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。赧郎明月夜，歌曲动寒川。”宋人梅尧臣《铜坑》曰：“碧矿不出土，青山凿不休。青山凿不休，坐令鬼生愁。”对铸铁、炼铜及劳动者的生活作过描述。

本次采风作品可圈可点者很多。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。首先，诗人们穿越历史，将株洲作为新中国工业历史的窗口来观照、定位。聂鑫森《株洲，中国工匠名城》从炎帝落笔，从智慧神农写到大国工匠，“火车拖来的城市/催生火车头的梦乡……刀光与焊火倾吐衷肠/管道与管道紧挽臂膀/齿轮与齿轮传动磨合”，工人出身的诗人尽情讴歌火热的情怀、铁的肌理、钢的脊梁。著名诗人王山面对工友情不自禁：“你们就是硬质合金/和你们并肩而立/我恩”。

其次，诗人集中笔力，聚焦株洲工业的345个“第一”。梁尔源写道：“轨道上的神力参孙/在一个洋务遗梦中解出/满载十四亿双瞳孔的复兴号/爆发出22800千瓦功率的巨力”，还写道：“用株洲气质描绘的构想/不断牵引出一个时代/新的加速度。”面对劳动的蜂巢，思想的星辰，钢铁的词根，诗人孟光这样写：“生长出制造名城的命运和历史/穿过时间的锦绣和斑斓的大地”，“把自己打开的时候/才能发现心中的所想与所思。”面对株洲这位“钢铁直男”，女诗人卜寸丹写下《钢铁在歌唱》。张雄文感受《株洲的烟火气》，决心书写刻入共和国肌骨的史诗，奏响大国重器，中国动力的进行曲。

第三，诗人们深挖工业株洲的历史底蕴和现实景象，找到了诗的契合点。诗人聂洪认为，株洲的乡愁与众不同。“我突然想去拥抱/那些攀援陡峭的梦想/人们/把脚印深深/烙在时代恢宏的封面”。在刘起伦眼里，“力与力的挽手/美与美的拥抱”，充盈着发现的光芒，满载创造的奇迹与荣光。他写下“被蔚蓝色冠冕的磅礴史诗”。为此，工人们“投入自己全部的肝胆，心胸和呼吸”，诗人们站在株洲写株洲，跳出工业写工人，感佩工人们的“进取与责任，担当与作为”。90后诗人蔡聪直书《株洲工业赋》：“革旧维新，纵横胆气三千丈/舍英雄耀，取次春风第一株”“葳蕤甘棠，怀召伯之遗德/葳蕤苦楮，咏朱子之长洲”“鼎峙江南，拥科研之重镇/技超天下，塑大国之工匠”。

最后，诗人们的作品，清新自然，发自肺腑，既充满艺术的辩证法，又饱含人生的哲理与思考。在欧阳斌笔下，诗思中交织着钢与铁、硬与软、冷与热、利与害等诸多元素，拟人化地赞美工人们利他、忠诚、奉献的品质，这才是株洲工业兴旺发达的动力所在。诗思与哲理在这里碰撞，喜怒哀乐溢于言表：“走进车间/为千万双机械臂而欣喜/离开车间/为握不到一双工人的手而忧伤”，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，带来了诗人胡丘陵幸福的“烦恼”。另外，诗人王珍眼中的醴陵陶瓷瓷釉美星辰，在永恒的沉默中发出“优美的低音”，观照“心仪的瓷，灵魂的瓷”，能“真正靠近美”，从而实现认知自由与审美提升。